

高出，字孩之，号悬圃，明万历二十五年中举人，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联捷成进士，那年他只有25岁。高出为官，做过知县，做过主事，做过郎中，做过布政司参议和按察使。为官期间，有不少廉洁奉公、不畏权贵、为民请命的故事。

高出之后，徽村高氏书香传家，人才辈出。高贊，清康熙三十年（1691）进士；高汝樽，清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）进士；高金藻，清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年）进士；高春藻，清嘉庆元年（1796）进士。徽村也因此闻名，成了名噪一时的海阳四大名村之一。

高氏后人以徽村为原点，很快就在胶东地区发扬光大。一个姓氏的发达，不是看他的根有多深，而是要看他的辐射面有多广。在短短的几百年里，高姓已经成了胶东地区最常见的姓氏之一，胶东高姓多出自徽村，徽村被认为是胶东高姓的发祥地。

# 高出徽村

□邢德论

高出（1574年—1655年），字孩之，海阳县徽村人。明万历二十六年中进士，曾任南户部主事、进按察副使、监军等诸多官职。不畏权贵，廉洁奉公，著有诗作《镜山庵全集》。

徽村已经不存在了。历史上的那个徽村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被分成了民生村、建平村、常胜村。三个村紧密相连，散落在海阳市的东南沿海。在海阳历史上，徽村曾经与东村、夏村、行村并列为海阳四大名村。如今，徽村一分为三，夏村划归乳山，传统的四大名村不复存在。

我还是想写写徽村。

徽村不像行村，浪漫得离海边只有一步之遥。它像一个谦谦君子，身后的镜阳山与它有一段距离，眼前的大海与它也有一段距离。春夏之交，这山海之间的地方漫山遍野蕙兰盛开。那一朵朵盛开的蕙兰羞涩、明艳，恰似藏在深闺中的小家碧玉，豆蔻年华之际，偷跑出来寻春。明永乐三年，浙江会稽县人高文明率家人路过此地，老先生一下子被这醉人的春色吸引了，于是放下行囊在此安家，并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：蕙村。胶东大地上从此多了一个姓氏，蕙村也成了胶东高氏的发祥地。

后来高氏家族出了一个著名的人物高出。

高出将先祖取名的蕙村改称徽村，经他这一改，意思是有了——象征美好吉祥，诗意却没了。

关于这个高出，我小时候听老人们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一户人家生了一小孩，出生后没几天，家中要办宴席，家中女仆不知擀面杖放置何处，就问主人，结果还没等主人回答，襁褓中的小孩随口答道：“看看你身后的柜子后面有否？”女仆拿开擀面杖，十分诧异。主人也大惊失色，吓得浑身哆嗦，以为是妖孽降生，当天晚上趁着天黑，悄悄把他溺死了。没想到这孩子第二年又在高家降生了。满月时，宴请亲朋，大多数客人都到了，只缺一个还没有来，主人着急得自言自语：“怎么还不来？”这时襁褓中的婴儿说：“路上雪太大，还要稍等片刻。”言罢酣睡过去。还没等家人回过神，客人便到了。酒席结束后，孩子自然又遭扼杀。第三年孩子又来投生，有了前两次的教训，这一次孩子变精明了，不再开口说话。这样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家人看着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就是不说话，可急坏了。孩子心想，前两次你们嫌我说得早，这一次我还不说了呢。就这样一直到八岁他也不开口说话，家人十分着急。就在这个夏天，私塾先生带着这个孩子外出玩耍，看到路中间有一只癞蛤蟆，孩子就指这个丑陋的怪物说：“蜍（出）……”先生听后可不是一般的惊异，他急忙抱起孩子，看着癞蛤蟆头和四肢确实像如一个“出”字，心里想，原来这孩子是个神童啊！

历史上很多名人也有这种让人怀疑又广为流传的故事，比如王阳明，比如黄庭坚，比如近代的李叔同。

后来，父亲就给这个神童取了个名字叫高出。高出，字孩之，号悬圃，明万历二十五年中举人，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联捷成进士，那年他只有25岁。高出为官，做过知县，做过主事，做过郎中，做过布政司参议和按察使。为官期间，有不少廉洁奉公、不畏权贵、为民请命的故事。比如在江南布政使司任职时，在当地试行改革租佃制，减轻了佃民的负担。老百姓向来都是懂得感恩的，他们一商量，做了一个匾额，上面写了四个大字“德泽蓬门”，选了几个代表送给高出。这件事平民百姓高兴，可是那些豪门贵族就不干了，毕竟损了他们的利益，于是就唆使有点身份的人进京告状，告其“收买民心，图谋不轨”，这一看就有诬告陷害的嫌疑，结果当然是没有告成功。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，高出升任江南按察使。这是个相当于省委政法委书记的职位。高出在任时不只严于执法，更是严于律己。有个叫马华堂的富商，想巴结高出，送给高出的儿子10幅唐伯虎的画作。儿子本以为可以靠自己的政法委书记老子好好捞一把，结果这个事让高出知道了，亲手将儿子送入监狱，让儿子在里边悔过自新。为了显示自己执法严明，又自罚三个月的薪水，以赎教子不严的过错。为官做到这个份上，从哪个角度讲都是

是个好官。

天启元年（1621），执政的是熹宗朱由校，他从父亲朱常洛手里接了一个烂摊子。这一年，关外告急，努尔哈赤率兵不断挑衅。坐在紫禁城太和殿里的熹宗小皇帝为了加强防御，下了一道命令，命高出等数位干练官员赴辽阳任监司，充实防务。那时，代理辽东经略的是刚刚代替熊廷弼的袁应泰。他在辽东积极筑防，除了扩大边防，加强防御外，还收编了不少后金的叛将、叛卒。当时后金统治下的蒙古各部遭受天灾，不少灾民前来乞讨。见此情形，袁应泰说：“我若不救，他们必将投敌；我招收他们，可增加兵员。”这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可对于收编叛将、叛卒，手下有人提出反对，认为这些所谓的叛将、叛卒放在军内就是一颗颗炸弹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。这官当大了很少有能听得进别人意见的，袁应泰也不例外。他依然下令招降。一时间，来他部队归顺的很多。袁应泰就把这些叛将、叛卒们编在辽阳和沈阳两城的军队里。大家总认为招的这些降兵太多了，很可能夹杂着金军间谍，成为他们的内应，袁应泰却自以为聪明，为自己能用蒙古兵抵抗清兵而自鸣得意。就这样，在他镇守辽阳不到半年后，这年的三月十八日，历史把这个日子记得清清楚楚，当时努尔哈赤亲率清军数万奔袭辽阳。那些蒙古降人果然作内应，经略袁应泰率军出城迎战，仅一天就溃散回城，很快辽阳被努尔哈赤大军攻破。袁应泰站在镇远楼举火自焚时，一定会后悔当初不应轻信敌人。袁应泰精明能干，以一个书生的身份走上战争的前线，但用兵非其所长，规划也不周密，以致最终失败。在明清战争的历史长河中，文人带兵打仗，他远远不及他的老前辈王阳明那样“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”。

在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时，聪明的高出看到努尔哈赤来势汹汹，料定袁应泰镇守的辽阳必被攻破。高出表现得远没有袁应泰顽强和英勇，他丢盔卸甲，伙同牛维曜、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等人匆匆跑路了。你看他们跑得虽然理直气壮，却也丢人现眼。

几个人气喘吁吁地跑回紫禁城，用自己的方式把前线的情况启奏万岁。当时的熹宗皇帝可能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，也可能正沉浸在辽阳失守的痛苦中，没有深究，就把从前线回来的高出贬到山西当了个按察使，却没有治他什么罪。高出当然心里满足，敬业有加，常微服出访，体察民情，来了雅兴还会慨然赋诗以表心中不平：

公余信步察民情，朱门筚户景不同。  
公孙陶陶居楼阁，农子茕茕柄窑洞。  
纸是包不住火的。辽阳失守，死了那么多人，还丢了大片国土，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英雄岂能让临阵逃跑者逍遥法外。不久，就有人上奏辽阳失守，身为监司的高出等人临阵脱逃，影响军心，动摇战局，罪不可赦。皇上回过神，随即让高出等人逮捕入狱。高出最后的结局是死于大牢。

高出除了为官，一生作了不少诗。万历刻本《镜山庵全集》，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，全集收录于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。雕版原藏于海阳嵩山院，后嵩山院毁，遂不知所终。高出在狱中把自己的诗作进行了重新整理，著《镜山庵初删稿》（六卷），现藏于烟台市图书馆，这是高出一生诗作之精选，也是他为后世留下的一笔文化财富。

高出之后，徽村高氏书香传家，人才辈出。高贊，清康熙三十年（1691）进士；高汝樽，清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）进士；高金藻，清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年）进士；高春藻，清嘉庆元年（1796）进士。徽村也因此闻名，成了名噪一时的海阳四大名村之一。

高氏后人以徽村为原点，很快就在胶东地区发扬光大。一个姓氏的发达，不是看他的根有多深，而是要看他的辐射面有多广。在短短的几百年里，高姓已经成了胶东地区最常见的姓氏之一，胶东高姓多出自徽村，徽村被认为是胶东高姓的发祥地。



乡村的傍晚。（资料片）



# 古邑曲城

□张广泰

金华山，位于曲城北1.5公里处。

古邑曲城遗址，位于今招远市区西22公里处，现是蚕庄镇辖村，最初发现于1955年。1992年，它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；2019年，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。

古邑曲城，承载着东夷1500多年的辉煌历史，曾是商、周、春秋和战国时期东方文明的圣堂，也是汉代以后封侯觅食的宝地。

## 过国源流

近年考古研究证实，40万年前的沂源猿人，历经漫长的蒙昧时代，衍生了太昊太阳部落，他们是东夷人的远祖。部落初居大汶口、邹县和江苏邳县一带，他们发明的太阳回归年、太阳历和最早的太阳图像文字，开创了东夷文明之源。部落的一支东迁长岛，促进了两地的文化融合，相继形成了一大批胶东新石器时期文化群落。

距今约5000年前，胶莱河水位下降，太昊太阳部落姓任氏的一支为寻找东方日出之地，迁到河东岸，在今莱州市以西到土山镇一带，形成了一个较大的部落，名曰过国。“过”即渡过胶莱河之意，太阳神图腾是过国的族徽。

## 两迁其都

公元前2030年，“羿浞代夏”事件发生。寒浞谋杀了后羿，私通羿妻纯狐，生有浇、殪二子。寒浞将其长子置于今莱州市土山镇一带的过国为国君；将次子置于今潍坊市郊的“戈”。那个时期的过国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，生产食盐和粮食，国势富强。今土山镇一带的小泥河、浞李村、浞里村等村名的来源，均与夏代寒浞置浇于过有关。《左传·襄公四年》载：“浞因羿室，生浇及殪……处浇于过，处殪于戈。靡自有鬲氏，收二国之烬，以灭浞而立少康。少康灭浇于过，后杼灭浞于戈。”2014年，在莱州市西坊北发现的岳石文化时期的玉雕太阳神面像图，是过国设日坛立杆侧影、观象授时的写照，也是过国的族徽。

公元前1060年（帝辛15年），纣王的战车跨过胶莱河，过国无力抵抗而臣服于纣，并将公主嫁与纣王为妃，过国便成为殷商的姻亲国。纣王以此为荣，制作了铜器“亚过爵”，铭文“亚过”二字，佐证了这段历史。

武王克商后，尚未触及到殷商在东夷的势力，还将纣王的儿子武庚册封于今安阳一带的殷地。武王儿子成王姬诵年少继位，周公旦摄政，辅助成王东征三年，平息了管叔、蔡叔、霍叔“三监”和纣王儿子武庚所联合山东中部东夷之地的徐、奄、丰、薄姑等国之乱。奄和薄姑的国君东逃，想过海去朝鲜，被大风吹到了美洲，后创造了奥尔梅克文明。过国在帮助奄和薄姑国君出逃海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因怕周成王兴师问罪，于是将国都由今莱州东迁到今招远市蚕庄镇曲城。曲城三面环山，是理想的避居之地。过国之都，由平原迁至山地，有委曲成全万物而尽其道的含义。

成王初年，在曲城的过国和在龙口市兰高镇归城姜家村的黄夷，尚未臣服于周。文王的同母兄弟虢叔，封地在河南荥阳，称东虢。虢叔的儿子伯册为王朝师氏，率其子遭东渡胶莱河征伐过国和黄夷。因其有功，成王将国属便成为姬姓东虢的郭氏，原在曲城的任氏贵族则四逃他乡。

成王的儿子姬钊即位（公元前1036—公元前996年）后，进一步平定了在山东各地的东夷诸侯国之叛乱，并将过国改封为诸侯国。过国的国君称过伯爵，过伯时任王朝师氏之职。昭王19年（公元前980年），为获得青铜原料，过伯率师随昭王南征荆楚，利用缴获的青铜原料制作了“过伯簋”和“过伯爵”两件铜器。“过伯簋”现存于旅顺博物馆。

时隔三年再次南征时，昭王与过伯均命丧汉水。穆王即位后，过伯的长子继承过伯爵位到曲城任职，制作了铜器“伯作鼎”，以祭祀先祖。他还建筑了新都于旧城之东，曲城遂有东西之分。“伯作鼎”于1964年11月在金岭镇西店村出土，现藏于招远市文管所。

## 古邑春秋

春秋时期，齐国崛起。为保国家安宁，过国在今莱州建立了子国，名曰“夜”。城曰“西都”，命氏曰“庸”，国君称“庸夜君成”。夜后改“掖”，有扶持之意，即掖县的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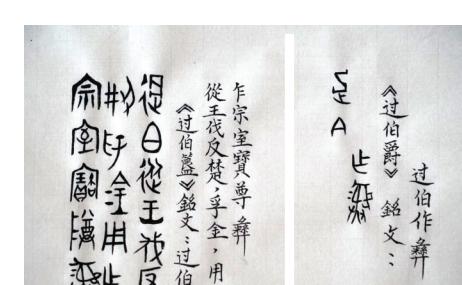
国家文物保护碑记。



伯作鼎，1964年11月在金岭镇西店村出土，现收藏于招远市文管所。



齐仲簋，1958年在曲城出土，现收藏于招远市文管所。



过伯簋和过伯爵铭文。过伯簋现藏于旅顺博物馆；过伯爵现藏于民间。



灵山，位于曲城东南2公里处。

得以复生。1962年在莱州碑坡村、高疃村，1972年在海阳县王格庄村，出土的多枚矛、戈、齐刀币和招远市毕郭将军城遗址以及东城子、西城子出土的铜剑，都与过国协齐抗燕、防御燕军入侵有着密切关系。

田单破燕有功，被任为齐相，封安平君，又赐夜邑万户。至此，夜邑成为田单的觅食之地，东虢贵族对夜邑的主宰划上了句号，过国也随之消亡。

## 古邑临邦

过国与釐国隔山相望，它们是胶东商周时期的两个文明古国。釐国为黄夷之地，武王克商后，与过国一样，均未臣服于周。

周成王初年，东征过国的是远在河南荥阳的东虢王朝师伯册，而东征归城黄夷的是召公。远在陕西扶风的周王朝姻亲国，也派出了一支500人的劲旅，随武王召公东征。黄夷被征伐后，封给了周王朝的姻亲国为觅食之地，并留下了军旅长期驻扎。军旅的首领启，与过国的伯爵，两次随召王挥师南下征荆楚，也命丧于汉水。穆王时，启的儿子被封为伯爵，建国于归城，国名釐。1896年，在龙口市鲁家沟出土的“釐伯作鼎”，记述了这一史实。汉代以后的学者，皆把在青州东阳之地的来国，指认在龙口市归城，把来国与釐国混为一谈，并将“来”讹作“莱”，或者又称“莱子国”，致使有关史籍有误，延续至今。

公元前567年齐灵公灭来，是指在益都东阳的来国，并不是在龙口市归城的釐国。时隔10年后，齐庄公命大将叔夷率师东征釐，君侯东逃到莱河流域的夷邑。到齐景公时，夷邑被齐师占领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《庚壹》《叔夷谱》，都是齐师灭釐的文献。在齐师东征过程中，过国免遭灭国之灾就源于齐相娶婴献策。

## 医祖扁鹊

扁鹊救太子的故事就发生曲城。医祖扁鹊（约公元前407年—公元前310年），姬姓秦氏出生在过国勃海卢地，今莱州市路旺乡一带。晋定公21年，扁鹊为赵简子治病，得赐田4万亩，于是移居郑州，即今河南省任丘市。公元前458年，赵简子卒，扁鹊失靠山而移迁故里。此期，过都曲城虽为齐国附属，但周王朝的东虢家族仍是过国的主宰。齐宣公初年推行郡县制，过都曲城改称夜邑，这一重大的体制变革震动了过国，虢太子由此患上了尸厥之症。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详细记载了扁鹊救治虢太子的过程。虢太子即过太子，为感谢扁鹊救命之恩，过太子决定医从扁鹊，拯救天下苍生，医号称“子越”。

## 附言

过国是在夏朝以前，由太昊部落的一支东渡胶莱河兴建的东夷文明古国，其“两迁其都”“两易其主”，靓丽书写了2600年的千秋雄风。过国国都仅在曲城就经历了720余年风云岁月，其活动范围大致在胶莱河以东、老界河以西，甚至延伸到东南及西南更广阔的区域。

从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封虫达为曲城侯，到唐玄德并郡县，丽水秀河的古邑曲城又历经了760余年垂千秋的辉煌。当今，古邑曲城的城廓及周边庙宇的山河易色，已废殆尽，令人遗憾。目前，东西曲城两个村，共有500余户。他们只知道世世代代在此居住，少有人知道这里的文化和灿烂文化，更不了解这块故土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和珍贵价值。

2021年，齐鲁书社出版发行了吕茂东先生编撰的《过国探源》一书，系统地展示了从大汶口文化初期到战国之时，长达4000余年东夷文明的概况。

2023年9月7日，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辛旗将军将自家珍藏的“过伯爵”拓印件，经山东省文化产业国际商会转赠吕茂东先生研究，书与鼎相遇的故事成为传奇佳话。

古邑曲城，承载过东夷1500多年的辉煌文明，值得当今史学和政界人们的高度关注。